



解放軍通俗文藝叢書

黑头火柴

張萬林 著

通俗讀物出版社

眼下正是鋤頭遍地的时候。太陽剛一靠山，信一明把社里的牛赶回來拴上就走了。老宋頭看了看牛，一面添草一面嘟囔：“咳！這些年輕人，干起活來老是那股‘突擊’勁，看他們把牛累得都不大願吃草了！”他說着就進屋去了。

吃完晚飯，有一些社員在院里閑談。黨支書徐海山和另外一些人在牛棚跟前站着，指手划腳地品評着哪頭牛長像好，哪頭牛勁頭大，有說有笑滿熱火。忽然發現社員趙六



的那头大黑牯牛眼睛瞪得像雞蛋似的，嘴里冒着白沫，“哞哞”地叫个不停，蹄子刨得土一飛多高。院里的人都驚呆了，喂牲口的老宋头急得头上暴起了青筋。他急忙把牛拉出來，一看，牛嘴里还吐出了一些血水。

“这是怎么的啦？”

“快想办法吧，可能是吃了啥啦！”

大家急得直嚷嚷，也想不出道道來。信一明从一旁走來，不安地說：

“这可真他媽的出鬼了！我耕地回來時还好好的呢，老宋头你看見了吧？”

“那倒不假，可是現在出毛病了。”老宋头說。

徐海山也被这突然的事兒鬧楞了，思考了好一会才說：

“这样吧，趁着牛还能动彈，老宋大叔赶快把牛拉到区上去叫獸医給看看吧。”

于是老宋头匆匆地把病牛拉走了。

上灯老半天了，村里的人大部分都在民

校上課。老宋頭空着手，跑了一身汗，垂頭喪氣地回來了。他見到徐海山，兩手一拍，悲傷地說了聲：“完啦！”接着掏出小烟袋蹲到牆角下“巴達”“巴達”地抽着烟生悶氣。徐海山一看老宋頭這般模樣，心里就涼了半截，他猜想十有八九發生了不幸的事，便急忙走到老宋頭跟前問道：

“獸醫怎么說的？”

老宋頭听這一問就像彈簧似的蹦起來，花白鬍子抖動了几下，又是氣又是傷心地說：

“說是吃紅礬毒死的，你說這事奇怪不奇怪？”

徐海山一听是毒死的，心里不禁打了個寒顫。思索了半天才說：

“你先別急，這事千萬不能傳出去，有人問就說牛在區上治病。這不是小事，得仔細琢磨琢磨。”

“社里这么多的牲口，怎么偏偏毒死趙六的呢？”徐海山前后一想明白了：趙六是中農，

春天才入社。一家人都是爱财如命，特别是他老婆有个浑名叫“小辣椒”，是个见了便宜就想揀、不願吃一点虧的人。她舌又尖嘴又快，一点事要是叫她知道了，用不到半袋烟的工夫全村就都知道了。要是他們知道自已的牛死了，一定非鬧着退社不可。这不但会給社員造成不好的影响，恐怕今后擴社也要費勁了……

老宋头走了以后，徐海山又独自納悶了：解放后这些年來，还是头一回發生这样的事，活蹦乱跳的牛忽然就被毒死了。他心里盤算：是富農关小秃子？是被斗的小土霸王？还是地主傅老三？……听陶四說这半年中傅老三經常黑更半夜到村外去，有一天夜間，还有个鬼鬼祟祟的人到过他的家中，却不知道是搞啥名堂。可是社里的牲口他連摸也摸不着呀。还能是張羣嗎？不能，虽說他原先不是本村的人，可是他是个榮譽軍人，是在去年臘月底，拿着介紹信，到黑山村來落戶的。这人挺老实，說

話做事又都入情入理，胸前還掛了些明晃晃的牌牌，村里老的少的都很喜歡他。再說，張羣一到村里就入社了，一點也不用政府照顧。上山砍柴撿糞，天天起早貪黑的，並自動領導民兵出操上課。春天，村里幹部一調整，張羣可就上紅榜啦。民兵小隊長、社委、村宣教委員等，一挂就是幾個銜。半年以來，他做的哪件事不叫人稱贊！……徐海山立即推翻了這不牢靠的猜測。但是，那究竟是誰呢？徐海山想得真有點頭痛了，越想越摸不着邊。裝了一袋煙吸着向民校走去，他準備找幾個社委研究研究。

民校里點着一盞汽燈，滿屋通亮。徐海山一進門就看見張羣在前面比划着給學員們講課。他一下子想起了前幾天張羣自動向他提出擔任民校教員的那回事。當時張羣說他在部隊中的語文程度是高小畢業，算術是初小畢業。教村里的這些人是能夠擔負起來的。看他的是多麼積極的一位小伙子呀！

徐海山在課堂后边找了个空位子坐下，剛一坐定，就聽見旁边有誰在講話：“咱們張隊長真是年輕有為，人家要武藝有武藝，要文化有文化，就是調到區里做事也是个好干將。”

徐海山朝說話的那边一看，原來是地主傅老三。“今天是什么風把他也刮來了。”他心里想。下課以后，傅老三夾在人羣里搖頭晃腦地边走边咕嚕，也沒听清他說了些什么。

这天早晨，天還沒亮，趙六的老婆提着一桶水到小菜園去澆白菜，剛澆了一小壟，就看見一个光腦門在对面的小院里探头探腦的直晃。天灰濛濛的，她一時沒認清是誰。过了一会，園門“吱嘎”一声开了，傅老三嬉皮笑臉地湊上來，說：

“柱他娘，你可真是積極呀。大清早就这么下勁干。”

“小辣椒”一面埋頭澆水一面說：“过一会

就要集合下地了，哪有工夫侍弄自己的‘園子’，这可不同單干，任你睡到日头照腚也沒人管。如今一个人頂一个人，誰若落后一点，就要开会討論討論，咱可不能丟那个臉。”

傅老三嘆口气說：“唉！我就是落个地主成份，其实我还不是和你們一样。我的腦筋也不是死榆木疙瘩，哪能老不進步。一开始办社我就挺高兴，就是鄉親們不要我，說來也沒啥，改造改造也好，慢慢進步，爭取入社唄。”

“小辣椒”澆一会水又蹲下拔一会草，把白菜地收拾得干干淨淨，連个草星星也沒有。傅老三搭訕着跟在后面說話，“小辣椒”听他說要入社感到很奇怪，于是就問：

“你也想入社？”

“是啊，这得慢慢看看再說。不过這話可又說回來了，自己的东西一年到头在身边，都是摸熟了的，如果到了別人手里，一手輕一手重的那就沒有准了。損坏了農具倒沒啥，那牲口可不是鉄打的，照顧不好出个一差二錯

可就晚了。”说到这里，傅老三两只贼溜溜的眼睛向四周扫了一下，又向前凑近了点，小声小气地说：

“听说社里死了条牛。”

“小辣椒”一听社里死了牛，就像针扎了似的，“噗嗤”一声把水桶放在地上，着急地问：

“谁家的牛？什么样儿的？”

“听说就是上回拉到区上检查的那头。”
傅老三鬼鬼祟祟地说。

“咦！这不正是俺家的吗？”“小辣椒”更沉不住气了，又追问道：“你听谁说的？你在哪儿看见的？”

“小声点，这事社里还没有宣布呢，事，是不假。”

“小辣椒”一边擦手，一边提高嗓门喊：

“这还了得！社里瞅着俺眼里有屎好欺负啊！今天非找徐海山算算这个账不可。”

“小声说，别大吵大嚷呀，有人问你千万别说是我说的。”

“小辣椒”把桶里的水“嘩——”潑到地上，提起空桶，一面走一面說：“我非找他們算算這筆賬不可！”

傅老三扯了她一把也沒扯住。正在這個骨眼上，張羣不知打哪走過來，說：

“什麼事呀？值得你這樣發火，趙六嫂。”

“俺的牛叫社里給治死了，你這社委還裝不知道。”

“原來為了這點小事，發那麼大的火干嗎？”

“小事？你們還想要俺的命咋的？”“小辣



椒”听張羣这一說，气得直躁脚。

張羣还是一字一板地說：

“入社入社，入了社就免不了这些事。”

“照你說俺的牛就白白死啦？”

“要不怎么着？社里还能管这么多的事？”

傅老三半天才插上嘴來說：

“我看哪，說不定社里有坏人。”

“你不拾糞去，呆在这干啥？”張羣瞪了傅老三一眼就要走，“小辣椒”早气得站不住了。她一把扯住張羣的衣襟說：

“你們社干部不管，教我找誰去啊？”

“上有社長，下有社員，你找大伙去。”

張羣說完一甩手就走了。傅老三也跟着像个夾尾巴狗似的溜了。“小辣椒”呆呆地站了半天，才气呼呼地向家里走去。她要先質問質問趙六，那个不听话的丈夫。

趙六还在被窩里就被老婆掀起來了。趙六火刺刺地說：

“社里还没敲鐘，你急什么？”

“快給我起來，天塌下來你都不管！”

趙六一邊找衣裳一邊問：“什么事？”

“小辣椒”这回又抓住理了，像凶神一样的審問趙六：

“当初我说不参加社，你偏信徐海山的话。这回怎么样？牲口死了，还有什么可說的，你給我找牛去！”

趙六还是那个“牛筋”脾气。他慢悠悠地说：

“死就死了唄，破財不破命，再說牛已入了社，大伙都有責任，你吵什么……”嘴里虽是这么說，可是心里却像刀割的一样。

“小辣椒”哪里肯讓步，接着又嚷：

“牲口可不能白白的死啦，人家都說社里有坏人，……老宋头不能脱清身，准是他喂牲口有偏心……”

你一句他一句的誰也不讓誰。这一吵，左鄰右舍的人都知道。有些原先对入社就缺乏信心的人，更动搖了。社里一些脚踏兩只

船的農戶也嘀咕起來了：

“社里的牛怎么死了？赶快把咱的也拉回來吧。”

“聽說社里有坏人，搞不長，我看索性散伙吧。”

“聽說牛死了社里不管，这像話嗎？”

正鬧得難解難分的時候，徐海山來啦。他費了很多唇舌給趙六倆口子調解開，又給大家解釋了一番。這場風波才算平息下來。

徐海山勸完架向回走，一路走一路思索：牛死的事情除了老宋頭誰也不知道，那麼這風是誰給露的呢？是誰搞的鬼？徐海山又傷心，又憤恨。他覺得眼前像一團迷霧，摸也摸不透，看也看不清。徐海山走出趙六家門不遠，

張羣就從後面攆上來說：

“支書，我看牛的死和喂牲口的有關



系。”沒等支書回答，他又朝前湊了湊說：“我聽說老宋頭的歷史不大干淨，當過什麼自衛團……再說這幾天他的舉動也和往常不一樣。”

老宋頭過去當過自衛團可不假，那是因為他和偽保長打仗。偽保長把他送到自衛團當伙伕去了，實際上是罰勞役。解放以後他送兩個兒子參了軍，村里的大小事情都走在頭里。就說入社吧，他也是頭一個，對社里的哪樣東西不像愛護自己的一樣。村里，上至頭髮花白的老人，下至穿開襠褲的娃娃，誰不知道老宋頭是個正直的老實農民！那是絲毫也不能懷疑的。徐海山聽了張羣這一番話，嘴裡沒說心裡可起了疑，他想了想才說：

“往後看看再說吧，反正事情不能這麼稀裡糊塗的過去。”

說完他就向家裡走去了。

徐海山才進家，信一明跟着來了。他一見徐海山就氣呼呼地說：

“徐大叔，你可是个公道人，給評評这个理吧。”

信一明十几歲就死了爹娘，从小就跟着徐海山。小伙子的脾气就像个大姑娘似的，从来也沒有發过这么大的火。徐海山笑着把他按在炕上坐下，問道：

“什么事？把你气成这个样？”

信一明臉对着牆，手指在牆上乱划着，停了半天才說：

“徐大叔，你行行好吧，干脆叫我退社算了。”

一听这話，徐海山心里就明白个八九成，准是为了那条牛的事，于是說：

“别人这么說，你大叔沒話可講；可是一明你說这話倒是为了什么？”

信一明把臉轉过来很委屈地說：

“外边都說社里有坏人，趙六的牛是我使完就得病的，我这不是跳到黄河洗不清了嗎？”

“一明！”徐海山說，“我正要找你談這事。你說那天，你用牛耕地都經過誰的手？”

· 信一明思索了半天說：

“上半天牛沒離開我，中午還是好好的呢。”

徐海山接着又問：

“歇晌那陣，你喂牲口有沒有別人在旁邊？”

信一明又想了半天說：

“除開劉大娘去了一趟……張羣還去過一回，我問他干啥，他說找婦女主任。他站了沒有半袋煙工夫就走了。”

“好吧，一明你回去吧，事到如今風言風語是免不了的。你沉住氣，事情早晚会水落石出，別胡思亂想的。以後聽見什麼議論就來告訴我。”

信一明答應了一聲，拉開門走了。

徐海山就剛才信一明的話思量起來：“張羣這個人雖說在村里，像一般人說的是大梁

大柱。可是他的出身底子是不大清楚的。再說，那天晌午張羣和妇女主任王琴一起到社里來过，为什么他从社里一出來就到那么远的地方去找妇女主任呢？”

問号越來越多，像团乱麻似的糾纏着。这些日子徐海山实在愁得慌；牛死的事情沒鬧清就夠受的了，可又不知从什么地方放出些謠言，說什麼：

“粮食收下后都得給國家，連口粮都不准留。”

“这才是开头哩，等大家都入了社，还有厉害的在后头哩！”

人心不安起來了。有很多人鬧着要退社，村、社干部，党、团员磨破了嘴皮也不起作用，真是“好話千言無人信，坏話一句响叮嚕”。徐海山一連到区上去了兩次也沒搞出个結果來。

死牛的事還沒弄出头緒，又出了件怪事。